

一个传统家族五十余年的沧桑和嬗变
浓缩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风云画卷

K E E R M E N G J I A Z U

柯尔蒙家族

甘 臻◎著

非
外
借

APETUR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K E E R M E N G J I A Z U

柯尔蒙家族

甘 臻◎著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柯尔蒙家族/甘臻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396-4906-1

I. ①柯… II. ①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1715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策 划: 朱寒冬 刘姗姗
责任编辑: 韩 露 段 婧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张 军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4.25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20 世纪 60 年代,我降生于文化之乡桐城。我是幸运的。

我出生那年,我们家从城市下放到龙眠河畔的农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是我儿时的记忆。但是,父母执意让我读书,他们说,就是要饭,也要让孩子读书。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这也是文化之乡所有人的理念。我的哥哥姐姐和我一样从中受益。我们这个家族在艰苦的环境中砥砺前行,繁衍生息,枝繁叶茂。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兄妹多人,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没有一个给我们家族抹上污点。我的小说中出现家族个别成员失足之处,那是我的虚构,也是对世人的警醒,与我的家族无关。我父亲做了半辈子小职员,无怨无悔,他在 96 岁高龄去世的时候,给我们的临终遗言仍然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心有多宽,世界就有多大。我父亲是老死的,他勤勉一生,直至身体器官衰竭,寿终正寝。相隔不久,我母亲因病追随他而去。父爱如山,母爱如河。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家族。

我整天被困在“马赛克”堆砌的城市丛林,但我时常眷念我的故乡,那片生我养我、散发着泥土暗香的乡野。一个人从农村里出来,乡愁是渗透到骨髓里的,无法割舍,只能由它伴随着自己的一生。因为乡愁,我有了自我鞭策的力量,有了永往直前的勇气,也有了探索人生真谛的永恒的动力。桐城派、黄梅戏、六尺巷、文庙,构成桐城文化的元素。从小,我就

贪婪地呼吸充盈着艺术细胞的新鲜的空气,沐浴着淳朴的民风民俗的阳光雨露,体会亲人和乡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艰辛和欢乐。严凤英的歌声弥漫乡野,人人传唱。六尺巷的石碑上刻着清代名相张英的家书——“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至今在目。桐城派的散文,在我心中回荡。我从我的故乡汲取了太多的营养,我无以为报,只能以我的笔墨倾注我的情感。我爱我的故乡。

我为什么写作?生活是人生启蒙之师。热爱生活,追寻现实中的美,与时代和瑟共鸣,便是对写作最好的注释。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让我的人生得以充实,心境怡然。劳于读书,逸于写作。文字生命符,写作以明志。现实中,有悲欢离合,有情真意切,有阳光明媚之所,也有昏昧阴暗之角落,所以我写反腐言情长篇《悲情城市》;生活中,需要公平正义,需要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情愫,所以我写武侠长篇《英雄帖》《铁血残阳》;因为乡愁,因为眷恋我的故乡,因为我想念天堂里的父母,也因为感悟到时代之变迁、人生之不易,所以我写了这部《柯尔蒙家族》。写作,志气之所向,对我来说,永远在路上。

KE ERMENG JIAZU

目 录

001 第一部

乡间泥土,散发苦涩的暗香

137 第二部

命运多舛,风雨飘摇的年代

253 第三部

浮生若梦,谁会丢失人生的钥匙

第一部

乡间泥土，散发苦涩的暗香

雨后天霁。秋阳杲杲。凉风习习。树叶飘零。

柯尔蒙推着一辆破旧的板车，嘎吱嘎吱，从古老的桐城县城学堂巷里走出。与他一同走出的，是他的妻子卫秀兰及三个儿子春儿、夏儿、秋儿。这辆破旧的板车上还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她们是柯尔蒙的母亲巫竹梅、小女儿冬儿。

他们与灰色的砖墙支撑着的老屋渐行渐远。老屋门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苦着脸，目送着他们远去。卫秀兰等人每走几步便回一次头，看一眼身后破败的老屋，似是依依不舍。冬儿头上着卅，眼圈红红的。唯独柯尔蒙，头也不回，铁青着面孔，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直到他们从老屋的前面消失。

街上行人稀少。一辆冒着黑烟的拖拉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如同蚂蚱从他们身边跳过，恶作剧似的将一股浓烟甩向他们的鼻孔，引发他们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卫秀兰咳嗽了两声之后，伸出一只手捂住自己的鼻孔和嘴，而她的另一只手，一直搭在丈夫面前的车把上。柯尔蒙狠狠地皱了一下眉头。巫竹梅伸出手，轻轻地在冬儿的后背上拍了几下。夏儿怒视远去的拖拉机，正要张口骂上一句，却突然看到父亲阴沉着脸，话到了嘴边硬是给他咽了下去。

拐过一条街道，卫秀兰侧一下身子，看了一眼丈夫，说：你应该和他打声招呼的，以后不常在一起了。柯尔蒙斜了她一眼，厉声说道：我干吗要与他打声招呼？卫秀兰没想到丈夫这么大声，她抬头看了一眼板车上坐着的婆婆巫竹梅，轻声说：自家兄弟，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何况他给我们安排了下放的地方。

听到这话，柯尔蒙似乎有些激动，他嗓门更大了，说道：哪里都是下放，我要他安排做甚？

说话的声音大了，引得巫竹梅瞥了他一眼。柯尔蒙低下头，不再说话了。

他们说的就是刚才站在破败的老屋前面的那个人。他是柯尔蒙的弟弟柯尔明。柯尔明苦着脸站在破败的老屋前面，目送着母亲和哥哥一家从老屋里走出。他鼓足勇气叫了一声“妈”，又叫了一声“哥”，但母亲和哥哥都没有回应，像身边并未站着一个人似的默默地离开了。

出了县城，一条通往安庆市的很直的柏油马路呈现在他们面前。安庆市是春儿、夏儿他们听说过却没有去过的大城市，它是安庆专署所在地，桐城归安庆专署所辖。路的两边排列着一眼见不到底的泡桐和银杏，偶尔相间几棵油桐。泡桐的叶子是最经不起秋天的凉意的，早早地黄了。黄叶纷纷脱离母体，飘落到地上，地上黄灿灿的一片。路上行人仍是稀少。偶尔有一辆解放牌汽车风驰电掣地从他们身边驶过。穿着黄军服聚精会神驾驶着解放牌汽车的中年司机很令春儿、夏儿他们羡慕。春儿一边走，一边扭过头看了一眼父亲，本想说点什么打破这一路沉闷得快要令人窒息的气氛，见父亲皱着眉头，阴沉着脸，话终究没说出口。

太阳似乎很吝啬它在秋天里的光芒，缺少热度地轻拂着这片冰冷的土地。柯尔蒙却走得有些热了，他腾出一只手，解开自己旧得有点发黄的中山装的上衣纽扣。夏儿额上冒出了汗珠，他抬起胳膊用衣袖擦了一把。冬儿坐在车上挪动了一下身子，她被车上的物品挤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辆板车也够柯尔蒙、卫秀兰和春儿推的，上面除坐着一老一小两个人外，最大限度地堆满了家用物品。大米、山芋、炒米都是被布袋装着的；脸盆、塑料桶、茶壶是垛在一起的；棉被、衣物、鞋帽，大包小袋被绳子捆绑得严严实实，占据了板车很大的空间。小的物件还有锅碗瓢盆书包书籍茶杯墨水瓶等等。住家过日子，能带的都带着。

正行走间，突然从路边树丛中蹿出一个人来。此人年龄不大，眼珠深陷，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蹿到板车前已是无力，更是无语。冬儿被吓了一跳。柯尔蒙停下车。卫秀兰走上前，问：你要做什么？来者不说话，他窸窸窣窣而又痛苦地看了一眼卫秀兰，接着眼睛盯着板车上。还是巫竹梅最先明白其意，连忙将身前一布袋解开，从里面拿出两个山芋递给来者。来者欣喜若狂，伸出双手接过，向巫竹梅连连点头，感激涕零，就差跪下来，然后转身一溜烟地蹿进树丛之中。冬儿问：奶奶，他是要饭的？巫竹梅看着那人渐渐消失的背影，回过头对冬儿说道：他许是饿极了。

走了一程，柯尔蒙将板车拐上一条土路。土路并不平坦，坑坑洼洼，雨后泥迹随处可见。路的两边是稻田，以及或远或近的一座一座的村庄。田里的水稻被收割了一部分，留下一撮一撮的金黄，被榨干了稻粒的秸秆受雨水的浸泡，松软地散落一地。一些农民兄弟在田里劳作。虽然是秋天的田野，却看不出丰收的迹象。穿过一座村庄，他们看见三三两两的人或坐或卧在村头的草地上，衣衫不整，精神面貌不佳，小声地说着什么事儿，见柯尔蒙他们过来，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板车上的物什。柯尔蒙还没有走出他们的视野，就听见人群中有人说：下放的，到下面村安家落户的。看来，这些农闲之人早已见识过像柯尔蒙这样举家迁徙的场景。下放户，很多村都有。“下放的”，成了柯尔蒙他们的代名词。

柯尔蒙一路无语。他无语，并板着面孔，其他人怎好说什么？

靠近安庆，离桐城县城大约三十里远的大湖人民公社团结大队湖边生产队便是柯尔蒙一家下放的落脚点。他们到达生产队的时候，已是下午。柯尔蒙走到村口，将板车停下。冬儿迅速从板车上跳下。春儿上前几步，扶奶奶下车。巫竹梅在车上坐久了，腿有些麻，下地后站立不稳，幸亏有春儿搀扶着。柯尔蒙站在车前，一只手仍扶着车把，另一只手用中山装的袖子擦了一把额上的汗珠。他抬头扫了一眼一家人即将赖以生活的村庄，见不远处站着一位瘦削的中年男人，开口问道：这位同志，请问李明波支书住哪儿？

中年男人傻傻的,像生平第一次见到女人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卫秀兰,根本没有听进柯尔蒙问的话。柯尔蒙皱一下眉头,放下车把,径直走到中年男人跟前,又问:请问李明波支书家在哪?中年男人被挡住视线,侧一下头,继续寻找目标,没有回答。夏儿有些气愤,对父亲说:他是个傻子。谁知他这一说,却被中年男人听见了。中年男人扭头直视着夏儿,骂道:你才是傻子,你爸是傻子,你妈也是傻子。夏儿更气,正要回嘴,结果被母亲卫秀兰止住了。柯尔蒙对中年男人说:我们只是问你李明波支书家在哪。中年男人这回听进去了,说:李明波是个大坏蛋。说罢,用手指了指村中的一座门庭,转身向村里走去,很快就没了人影。他走后,夏儿愤愤地说道:他就是一个傻子。引得春儿、秋儿、冬儿纷纷拿眼瞅他。柯尔蒙瞪了他一眼,转身对卫秀兰说: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找支书。

柯尔蒙刚到这个村庄,就被人骂作傻子,心情坏透了。

这个村庄,一眼望去,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草房,只有一户人家是瓦房,青灰的耀眼的瓦房。这户人家,门庭突出,比相邻的人家多出一米左右。这便是刚才被夏儿骂作傻子的中年男人所指的那户人家的门庭。这座门庭的主人就是生产队的支书李明波。柯尔蒙上前敲门。里面有女人的声音问:谁啊?底气十足。柯尔蒙回应:是李支书家吗?里面传出女人的喊声:他大大,找你的。在桐城,他大大,就是孩子他爸的意思。过一会,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位微胖的中年男人。此人平头,宽额,厚肩,上穿灰旧的中山装,下穿黄军裤,脚下是一双有些褪色的黄色的解放鞋,一副标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干部的模样。李明波支书问:你找我?柯尔蒙欲上前握手,见李明波支书没反应,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柯尔蒙说:我是新来的下放户柯尔蒙。李明波支书脸上现出诧异的神情,他上下打量着柯尔蒙,说:是柯尔蒙啊,上个月大队陈书记就对我说过了,欢迎欢迎,屋里坐。说罢,欲转身。柯尔蒙摇摇头,未挪步,对李明波支书说:李支书,不了,我这一家老小都过来了,在村口呢。嘴里说着,眼睛却有意无意地朝院子里瞟了一下。院内有一胖女人

坐在一张木凳上织毛衣，一边织一边瞅着这边门口。这女人是李明波支书的妻子无疑，长得有些富态。李明波支书抬起脚又放下了。他说道：都过来了？让他们到屋里歇歇吧。柯尔蒙摆摆手，说：这些都免了吧，我们先安顿下来，以后就是一个生产队的人了。李明波支书迟疑了一下，说：那也好，你们累了，先安顿下来，我这就带你们去。

李明波支书跟在柯尔蒙身后，来到村口。柯尔蒙指着卫秀兰介绍说：这是我那位，卫秀兰。其实李明波支书老远就看到了卫秀兰，直到跟前，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她。李明波支书眉毛上扬，上前一步，伸出手。卫秀兰没有回应，只是冲他倾一下身子。李明波支书手悬在空中，就势挥了一下，说：卫同志一看就是城里人，欢迎欢迎。卫秀兰谦恭一笑。柯尔蒙接着介绍：这是我母亲；这是我的三个儿子：春儿、夏儿、秋儿；这是小女儿冬儿。柯尔蒙话音刚落，夏儿一声怪叫“李支书好”，引得秋儿、冬儿想笑。李明波支书一愣，然后手一挥，说：我们走。

他们推着板车，走出村庄，绕过一段田埂路，上湖边大堤，沿堤往东走。南边的田野，稻穗泛着金黄，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厚实，密一块，疏一块，花花点点，稀稀拉拉，就像是被狗啃的一样。有几个农民兄弟从田中探出头来，好奇地看着他们。一棵老梧桐树格外引人注目，像是一把撑开着的雨伞孤零零地立在堤岸中间，似乎要挡住他们的去路。春儿想起李白的那两句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绵延的大堤，仅此一棵，树叶撒落一地。春儿回过头，就见村中陆续有人出来，三五成群，聚集在村头，指手画脚，交头接耳。北边就是日月湖了。一望无际的湖面，秋风徐来，微波荡漾，银光闪闪。“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湖边吹来的冷风将柯尔蒙一家人的头发和衣角掀起，他们在经历了一番口干舌燥、浑身疲乏的长途跋涉之后，突感沁人心脾，神清气爽。湖边垂柳枯黄。湖水拍打着堤岸。城里哪有这般光景？

夏儿左顾右看，突然说：我们下放，为什么不安排与生产队的人住在一

起呢？因为再往前走，他看到不远处除了有一座孤岛，实在看不到什么村落了。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不小，所有人都听见了。李明波支书放慢了脚步，似乎早就料到会有人这样问。他侧过身，对柯尔蒙说：村里就那么巴掌大的地方，在谁家门前挤一块都不合适的。这边清静，风景好。说着，他用手指了指前方的那座小岛，迈开了脚步。

他们一路将板车推到了葫芦岛。这确实是一座孤岛，离岸也就三十米左右，但它更是一座半岛，因为岛与陆地之间是被一座大坝连接着的。整个岛就像是一艘大船被锚在湖边。岛上不见树木，只见两间开的草房在岛的中间傲然挺立。冬儿大叫：妈，那就是我们的家吗？所有人都看见了那座草屋。李明波支书说：这个岛在全队人心目中的位置很重要。它以前是个绿岛，绿树成荫，牛腿粗的大树一棵挨着一棵，这些年大炼钢铁，它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夏儿问：炼了多少钢呢？话一出口，柯尔蒙便训斥儿子道：你不说话，我们当你是哑巴吗？夏儿朝秋儿、冬儿翻了个白眼，不说话了。一行人来到岛上。李明波支书指着草屋，说：听说你们要到这里，我们临时赶建了这座房子，还是不错的。错不错，柯尔蒙一家也不好表达意见。入乡随俗，按部就班，听从地方安排，他们是有思想准备的。李明波支书将一把钥匙交到柯尔蒙手里，说：你们还要拾掇，不打搅了，有什么事，尽管找我。队里有什么安排，我们会通知你的。既来之，则安之，以后就是一个生产队的人了。说罢，冲卫秀兰有些不自然地一笑，转身离开了葫芦岛。夏儿看着李明波支书远去的背影，忍不住又说了一句：以前经常听人说什么支书，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他的话音刚落，柯尔蒙训道：就你废话多。

岛上光秃秃的，更显这两间土坯的草屋巍然屹立，傲视苍穹。柯尔蒙用钥匙将草屋的门打开，一家老小鱼贯而入。草屋的外间放着一张旧方桌，空空如也，里间放着两张旧床和一个旧柜子，剩下的空间不大。冬儿转了一圈，说：妈，没有厨房，我们在哪做饭呢？卫秀兰皱了皱眉头，安慰冬儿说：没

有厨房，我们可以在外面打个灶台。秋儿说：连个小凳子都没有，我在哪做作业呢？卫秀兰安慰他说：会有办法的，这里比不得城里，我们将就些。冬儿又说道：妈，我饿了。巫竹梅转身从车上拿出用塑料袋包裹着的油条，递给冬儿。这是她早上特意买的。冬儿接过，忙不迭地咬上一口。接着春儿、夏儿、秋儿也过来拿油条吃。巫竹梅说：先歇一会，垫一下肚子，再整理东西。柯尔蒙和卫秀兰也凑到一起吃起来。夏儿边吃边说：油条冷了，一点也不好吃。没有人回应他。

他们填饱了肚子，三下五除二，就将外面板车上的东西搬进屋里，剩下板车以及板车上的锅、扫帚和一盆兰草。兰草是卫秀兰心爱之物，她养护了三年，已出芬芳。春儿将板车推到屋后墙边。然后一家人开始整理从城里带过来的物什。临近傍晚，他们才整理完毕。

柯尔蒙刚走出屋子，猝不及防，就被迎面而来的小石子击中。他本能地用手护住脸，又用手挡着头部，这才看清，场地上有一群孩子跃跃欲试地想上前，又纷纷后撤。柯尔蒙有些气恼，愤而走到场地中间。这些孩子退出丈许停下，再没有退缩，而是虎视眈眈，与柯尔蒙对峙着。这群孩子个个衣衫褴褛，深邃的目光怀着敌意。除了他们，还有那个中年傻子。柯尔蒙瞪了他们一眼。孩子们当中突然有人高喊：滚回城里去，我们不欢迎你们！柯尔蒙大吃一惊。那人喊过之后，其他的孩子跟着喊起来，声音很快形成洪流。听到声音，卫秀兰从屋里走出。柯尔蒙并不想理会这些孩子，拉下脸，转身去了屋后。卫秀兰走到孩子们面前，喊声顿时停息。孩子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卫秀兰。卫秀兰眼珠一转，立即返回屋里，捧出爆米花，对他们说：这是我们从城里带过来的，你们分了吃。孩子们迟疑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快，他们贪婪的目光投向卫秀兰手中的爆米花，有些孩子嘴唇开始蠕动。爆米花的诱惑太大了，中年傻子第一个站出。他走到卫秀兰面前，伸出双手。卫秀兰将爆米花全部放到傻子的手中。傻子双手捧着爆米花转过身子。孩子们一个个地向他靠拢，然后伸手抓爆米花。他们抓到爆米花后，津津有味

地吃起来，一边吃一边瞅着卫秀兰。卫秀兰转身回屋，当她再次捧出爆米花时，那些孩子却一窝蜂地散去了，很快就没了身影。中年傻子最后一个离开，他不时地回头看着卫秀兰。

春儿从屋里出来，对母亲说：他们不欢迎我们？

夏儿、秋儿和冬儿也已经走到场地上，向外张望。卫秀兰站在原处，看着远处的村庄，默不作声。柯尔蒙从屋后转出，对卫秀兰说：我去找李支书，需要搭建灶台。然后，又补了一句：别理会他们。卫秀兰点点头。春儿说：大大，我陪你一起去吧。夏儿、冬儿见状异口同声地说：我也要去。柯尔蒙皱一下眉头，没好气地说：谁要你们跟我去？说罢，一个人走出葫芦岛。

他回来的时候，神情有所舒展。他对卫秀兰说：李支书答应，明天找人来给我们砌灶台。卫秀兰“嗯”了一声。柯尔蒙接着说：李支书还答应送我们一套农具，以及马柴。卫秀兰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卫秀兰环视室内，走到柯尔蒙身边，说：我们还缺一张床。柯尔蒙点点头，说：这个我不好向李支书提，晚上挤挤吧，过了今晚我再想办法。卫秀兰默默地看了丈夫一眼，没说话。

柯尔蒙一家下放到葫芦岛的第一个夜晚，终于降临了。春儿划了一根火柴，将一盏从城里带过来的油灯点亮。很快，淡淡的乳黄色的光芒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柯尔蒙从湖边提了一桶水进来，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洗洗，早点睡。夏儿说：里面就两张床，怎么睡？卫秀兰安慰他道：晚上挤挤，明天再想办法。夏儿看看春儿，又看看秋儿，无奈地伸出舌头，耸耸肩，苦笑笑。冬儿叫道：我要跟妈妈睡。柯尔蒙突然想起什么，对春儿说：春儿，你过来。说着，转身走向屋外。不一会工夫，两人吭哧吭哧地将放在屋后的板车抬了进来，板车已被卸了轱辘。两人将板车平放在靠墙的地上。柯尔蒙说：春儿、夏儿，晚上睡这上面。卫秀兰以赞许的目光看着丈夫，笑了。巫竹梅站在一旁说：干脆将里面的一张床也搬到外面来，我带秋儿、冬儿睡。柯尔蒙与卫秀兰相视无语。春儿和夏儿早已转身进了里屋，很快就将里面的一张床抬

出，放在板车的旁边。卫秀兰面色微微泛红，说：那冬儿跟我们在里面睡吧。巫竹梅摆摆手，说：他们小，不占地方的，还是我带他们睡。柯尔蒙看了一眼卫秀兰，说道：就按妈说的吧。春儿、夏儿，你们快洗脸。孩子们很快站到一起，排成队，等着洗脸。正在这时，冬儿站在队伍当中突然大哭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越哭声音越大。柯尔蒙和卫秀兰走到冬儿身边。柯尔蒙将冬儿搂住，用手抚摸着她的头，问：冬儿，怎么了？冬儿“哇”的一声，哭得更厉害。卫秀兰倾身拉住冬儿的手，安慰她说：冬儿别哭，大大妈妈都在你身边呢。冬儿这才止住哭声，啜泣不已。待她平静下来，卫秀兰问：冬儿，是不是不开心？冬儿离开柯尔蒙的怀抱，扑到卫秀兰的怀里。卫秀兰抚摸着冬儿的头发，又问：冬儿，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要来农村生活的，为什么要哭呢？冬儿抽出小手，揉了揉眼睛，抬起头，对卫秀兰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哭。卫秀兰将她搂得更紧，拍着她的后背，说：冬儿乖，跟哥哥去洗脸吧。冬儿揉揉眼睛，很听话地站在秋儿后面。秋儿见她归队，连忙退后，将冬儿拉到自己 and 夏儿中间。柯尔蒙和卫秀兰相视无语。巫竹梅看着这一幕，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折腾了一天，终于安静下来。夜，静谧。秋天乡野的气息，破窗而入，沁人心脾。风声、虫鸣、湖面的波涛声，声声入耳。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柯尔蒙夫妇就被窗外叽叽喳喳的鸟鸣吵醒。两人起床，然后悄无声息地穿过外面的房间，来到屋外。巫竹梅比他们起得早，她双手捧着茶杯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柯尔蒙小声地问母亲睡得可好，巫竹梅点点头。柯尔蒙转身走向屋后，卫秀兰跟在他身后。两人在岛上转悠，穿行一段有着乱石和树桩的路径，来到湖边。湖水荡漾，湖面泛着红光。微风将卫秀兰的头发吹起。柯尔蒙感慨地说：乡下空气好，也比城里清静，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卫秀兰凝神看着湖面，用手理了理披肩的长发，没说话。柯尔蒙往前几步，弯下腰，双手捧起湖水洗了把脸，然后回到卫秀兰身边。卫秀兰又回头看了一眼草屋，感慨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我